

## 两只不知名的鸟

■吕雪莹

破晓时分,城市尚未完全苏醒,车声却已如潮水般隐隐传来。我照例起身,推门步入小园。夏日清晨的薄雾裹着栀子花的甜香,露珠在蛛网上折射出微光。抬头仰望,几只羽褐色的鸟正在微蓝的天幕下盘旋,翅膀掠过之处,似乎搅动了暑气蒸腾之前的清凉。它们飞倦了,便栖落于门前悬空的两根电线上,继而弹出几串清越的鸣声。我舒展筋骨,目光却不由被它们吸引:一只正用精巧的喙梳理着光滑的羽毛,动作细致如同抚琴,待梳理停当,它侧首轻啾几声,便振翼而起。另一只紧随其后,双双融入晨光里。那形影相随的姿态,倏忽间竟将白居易“在天愿作比翼鸟”的诗句,从千年沉睡的墨香里唤醒,鲜活地投映在这钢筋水泥的巷弄之上。

一日,我照例在园中活动筋骨,目光偶然扫过电线分岔之处——竟有异物填补了那缝隙!定睛细看,一个浑圆如小皮球的鸟巢,已悄然安家。几时街草街泥筑就?我竟浑然不觉。这悬空狭缝里诞生的居所,堪称神工鬼筑,令我想起《鹊巢》里“维鹊有巢,维鸠居之”的古老智慧。

果然,数日后便见一只鸟儿俯身巢中,尾羽因窝小不得不翘露在外。不多时它翩然飞离,另一只旋即前来接替。如此轮换,不辞辛苦,以胸腹的温热孵化着希望。

雏鸟终究破壳,绒毛稀疏如初生的草芽。它的父母便开始更勤勉地穿梭于烈日之下,在钢筋水泥的缝隙与远处荒山野岭间往返,衔来维系生命的食粮。这平凡巷陌的哺育图景,竟与古书里的生命寓言暗暗相契。

然而,“天有不测风云”的古语,恰如一道谶言悬于众生头顶。几日后,天空陡然阴沉,铅云四合,空气闷热凝滞如裹湿布,蜻蜓惊惶低飞——正是暴雨欲来的征兆。当夜色如墨般泼下,狂风骤雨终于猛烈叩击大地,一连数日,我困守屋内,只能隔着水帘般的玻璃窗,忧心地向那在风雨中飘摇欲坠的微小家园。

终于,雨收云散。我迫不及待步入小园——那电线分岔处竟空空如也!我的心猛地一沉,不祥的预感如冰冷的蛇缠绕上来。眼前景象令人窒息:细碎的草茎、泥点与某种坚韧的纤维散落一地,狼藉不堪。更不忍睹的,是几只羽毛未丰、身躯僵冷的小小躯体,零落于湿漉漉的水泥地上。我默默将它们一一捧起,葬于窗台那盆茂盛的茉莉花下,愿泥土的芬芳能安抚这过早凋零的魂灵。

就在此时,那两只熟悉的身影竟又翩然而至,依旧落在那两根空荡荡的电线上。它们焦灼地转动小小的头颅,左顾右盼,喉中发出短促而凄惶的低鸣,似在急切呼唤失散的骨肉,寻找那风雨中湮灭的暖巢。一次,两次……它们来回盘旋于这伤心之地,最终,那细弱的颈项似乎终于不堪重负地垂下,翅膀一振,倏忽消失于灼热的、泛着白光的天际线尽头。

当夜灯初上,我坐于窗前,茉莉的幽香在闷热的空气里浮沉。我的目光投向那空寂的电线,恍惚间,仿佛瞥见庄子笔下那只“决起而飞,抢榆枋而止”的小鸟,在无垠的时空里划过一道微光。

寞,大有意思”时,我潸然泪下。此刻,我总会想起那个女孩,想起她在一个下午的陪伴中慰藉了我的落寞,让我感受到生命的美善和命运的慷慨。那缕荷香,也早已沉淀为心底绵长的怀念和暖意。



## 风荷

■梁颖

小学三年级时,我来到镇上和妈妈一起生活。初到新环境,很容易感到种种不适。那段时间我落落寡合,像个局外人,在课间看着其他同学打闹嬉戏。

有一天,妈妈带我和弟弟去城里参加姨妈和姨夫的婚礼。姨夫一家很热情,坚持留我们多住几天。婚礼结束那天下午,大人都在忙着处理各种事务,我百无聊赖,溜出去在姨夫家巷口站着发呆。这时走过来一个小女孩,和我差不多年纪。她应该也住在这条小巷子里。她微笑着主动和我打招呼,自来熟地对我说:“你好。”我没想到那个女孩会主动和我搭话,有点呆住了。那时,妈妈订了很多文学杂志。我从文学作品里,经常读到的是城里女孩对乡下女孩的不屑。然而我从她的表情中,感受到的只有善意。我不知道说什么,就那么呆呆地站着。她率先打破了沉默,问我:“你想不想去公园玩?”她的眼睛并不大,圆圆的,清亮明亮,我盯着她的眼睛,只说了一个字:“想。”就跟着她走了。

那是近在咫尺的一座公园。进门后,走上不到一百步,右手边就是荷塘。荷塘边种着一排垂柳,柳树下安放着两三张木质长椅。我们先是在荷塘边走了走,然后坐在椅子上静静观赏荷花。每有微风拂过,荷花便轻轻摇摆,洒脱中不失优雅,香味似有若无。我的口袋里还有一些婚礼上剩下的糖果,我掏出来和她分享,我们俩的脸上同时绽开了笑容。我们看一会儿花,聊一会儿天。说了什么,现在已完全忘却,记忆犹新的是那种心灵相通的默契感。即使不说话,彼此也丝毫不觉尴尬,她的存在让我心安。长大后,每每忆及那个下午,那些在风中摇曳的荷花,我知道,有一种叫作“感动”的情愫在我心底摇曳着。

世事消磨,我再也没见过那个女孩。不过,我知道,遇到她,我的生命一定会发生一些改写。多年以后,读汪曾祺的散文《蔡德惠》,读到汪老说自己和蔡德惠交集并不多,然而想起他,便“觉得人世甚不寂

## 山水治愈人心

■惠军明

下来——脚步一慢,原本被忽略的细微响动便悄悄靠拢过来:耳边的风竟不是呼啸刮过,反倒穿梭于林木罅隙,温柔摩挲过一片片颤动的叶子,枝叶摇曳之间,如轻叹,更像细语;脚边蜿蜒的小溪,淙淙如孩童梦呓,一路跟随着我,像清澈无欺的孩子,天真而执拗地要陪我从起点走到终点。步履竟不觉间轻缓放松,这脚下青苔温润微凉的触感也愈加清晰起来,甚至使我恍惚忆起童年乡间泥巴的湿润气息。城市的疲乏与重压仿佛被那叶间低语、清凉湿润的泥土悄悄卷走,被那细碎欢快的水声轻柔洗濯——脚步渐渐轻快,身体的倦怠也被淘洗干净。

正行走于树影之下,忽然间一阵持续的雷声蓦然由远及近传来。转了个弯,赫然看见一道白练自苍茫高处奔腾垂落。我循着水声前

去,愈近,瀑布轰鸣之势便愈撼人心魄。待走到潭边,巨大的声浪裹挟飞溅的凉雾扑面而来。我默立呆望,任由冰凉的水珠点点扑上面颊;那轰鸣声由耳膜深深叩进了心门,仿佛万马疾驰奔踏于胸中郁垒之上,一切长久淤积在心底的焦虑烦闷,便如尘土般被冲刷崩塌溃散。这时鸟啼声则不失时机地从旁伴奏,这清泉般纯净悦耳的声音自密林深处,从嶙峋高崖之上散落下来,婉转回环着,一丝一丝,在巨大的水声幕布之上穿针引线,缝缀成一幅声音的锦绣——宛如天地间最纯净澄澈的抚慰,是对劳碌旅人无边的温情与恩典。

及至寻得一块巨岩小憩,我深深坐进它宽阔厚实的怀抱之中,试着融入周围深重的苍茫幽静。肌肤感受着岩面的凉沁与阳光晒后残留的微热,溪水气息、草木清气、泥土

潮湿的腥味便渐渐萦绕鼻端;松涛阵阵、潺潺的水声、高高低低的鸟雀脆鸣声,则无痕交融融入了我呼吸的韵律里。

暮色渐浓处,远处的山峦默默化作了画布边缘的几笔墨色深浓。车窗半开着,清冽的晚风携裹了草木甘冽气息扑入我的呼吸里;那巨大的水流仿佛依旧在我身体的某处河道奔泻。我终于能向窗外微笑了:当世俗的风霜早已渗入骨髓,那深山中翠色的静穆与流水奔涌的声响,便成为一种心魂对故乡温情的本能认领,成为困乏心灵必须寻觅的隐域与归巢。

山水这古老而温存的药剂师,只待喧嚣疲倦的游子自己走近药柜——那些鸟语林泉,那些石崖叠嶂,皆是你心病的妙药:你只需坐下屏息,静待自然以无边清意慢慢涤去你心灵的尘垢。

## 三伏烙饼卷鸡蛋

■刘明礼

一锅开水,用筷子搅着把面烫一下,再兑着凉水和到稀软,然后让它醒一会儿。等面熟化了,在案板上撒些面粉,把面先擀成一个大片,刷层香油,撒些盐和五香粉,再卷起揪成拳头大小的剂子,擀成圆月般的饼坯。这时,灶下的麦秸无声燃起,火舌轻柔,如猫舌舔舐锅底。锅热了,饼坯被轻轻送入。刹那间,那面饼在热锅上仿佛活了过来,滋滋轻响,新麦的焦香味,如暖风般弥漫了整个屋子,撩拨着人心里最深的馋虫。

烙饼好了,灶膛另一边的炒锅开始热闹。母亲从鸡窝深处摸出几枚温热的鸡蛋,那蛋壳上还沾着草屑与母鸡的体温;蛋液落入热油之中,“滋啦”一声,浓郁香气能装满整

个胡同。待鸡蛋炒得蓬松香软,卷入两面微焦的烙饼,薄软香韧,仿佛能兜住一整个盛夏的丰饶。

然而在我儿时,因为白面与鸡蛋都是稀罕之物,烙饼卷鸡蛋自然就成了母亲的“待客之术”。我眼巴巴望着母亲利落地将焦香的饼摊开,裹上厚厚一层金黄的炒鸡蛋,那满盘金黄与焦香被端给客人时,我的口水几乎垂落前胸,母亲却跟看不见一样。待客人散去,如果盘子里还余下些“零碎”,她便细致地将饼撕开,分成五份,递给我们兄弟五人,自己则悄悄咽下被时间磨薄的满足。

我打小就爱吃烙饼卷鸡蛋,可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,唯有入三伏这天是例外。后来日子渐渐宽

裕,母亲做的烙饼卷鸡蛋终于能尽兴管饱了。然而人世间的遗憾,并非未曾拥有,而是拥有却再寻不回当初那个滋味——母亲燃起的麦秸火已熄灭整整二十年,她将全部心力与所有余温都分给了我们,自己却未留半点。她手中递过来的那份饼,卷裹着的何止是炒蛋?那分明是从自己生命里指出的光阴,是岁月深处最苦也最甜的碎屑。

如今,每到入三伏这一天,我总会遵从家乡的习俗,吃顿烙饼卷鸡蛋。盘中的饼与蛋虽说鲜亮,却独少了母亲灶前那种烟火与心血的精魂。食物依旧,而那份隐忍而无声的恩情,已随着母亲的棺槨沉入泥土深处,成了记忆深处永恒又温热的底色。

位于长安区的王莽乡,素以桃花闻名。几年前的春天,我在那里赏过桃花。前段时间的一个周末,沿着熟悉的路线,我又开启了赏荷之旅。

刚到荷塘边上,一架缓缓转动的水车便映入眼帘。让我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部电影,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女主角脚踩水车,言笑晏晏。没想到多年以后,有机缘站在这极具质感的农具旁边。荷叶阔大稠厚,密密实实地簇拥着花朵,粉红色的花瓣纯洁柔美,莲蓬稳坐其中,在水的加持下,荷花更显灵动。稍远处能看到清晰起伏的秦岭,蓝天澄澈,大片大片的白云舒展其上。我觉得荷花和微风天然相配。摇曳中的荷花极具风致,似一首浅吟低唱的歌,在暑热天气中,为人们送来了清凉。

我一个人在荷塘边徘徊了很久。关于荷花,中国古典诗文里多有描写,无非是写它的高洁与秀美。不过,面对荷花,我心底涌起的情绪要复杂得多。

清晨汽车驶离了城市,高楼大厦在我身后慢慢矮缩、退后,喧嚣最终被丢在了身后。我蜷在窗边座位上,目光疲惫地投向外面倏忽而过的风景:山色如烟般轻轻晕染开来,翠意层层涌动如浪。车子拐入陡峭曲折的盘山公路,一个猝不及防的急转之后,眼前豁然大亮——刀削斧劈似的翠峰挺立着,恍如神人挥出的青色利剑,直刺入云端,将我心头积压的尘灰顷刻击得飞散四溅。莽林深邃中,鸟声清亮亮滑过来,像几粒小冰珠,径直滴入我疲惫的大脑,倏然间凉醒了几分。

山路盘转起伏时高时低,通向山庄的石径曲折而细长,延伸于峰峦的怀抱中。两侧密密的树林铺展着厚厚的影子,我初时还如惯常一般抬脚赶路疾行,却冷不防脚下青苔微滑,身子一个趔趄才慌忙稳住心神,步速也不得不慢了

“头伏饺子二伏面,三伏烙饼卷鸡蛋。”这句谚语深深地刻在我骨子里。

三伏是伏天里的最后一伏。老人家辈辈相传的“三伏烙饼卷鸡蛋”,看似是句“顺口溜”,实则饱含着农家世代积累的生活智慧——夏暑漫长,人力消磨到了末伏,需要适时来滋养补益。这寻常的烙饼卷着鸡蛋,油润裹着高蛋白,正是末伏时节最黏帖的食食。

故乡人的胃,向来是面食的王国。馒头、窝头、面条、饺子……而烙饼以其百变之身——白面、林面、红薯面、棒子面,发面、死面皆可为之,既省事又饱腹,因而成为农家灶头最贴心的伴侣。

母亲烙的饼堪称一绝。她先烧